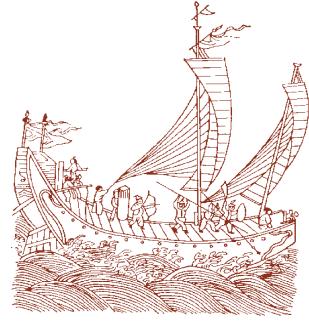


纪念徐公堤二百五十诞辰

□周荣华



记忆海门

乘车经过天补、川港,同行的朋友说,这一段就是原来的徐公堤,如果没有徐公堤,我们海门还在长江里漂。我深以为然。

长江里的沙洲,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受长江流水、地球自转以及季风影响,在一段时间里或南坍北涨,或北坍南涨。

通常是南坍北涨。靖江在三国时尚是接近南岸的沙洲,孙权派人在沙洲牧马,称为马驼沙。马驼沙渐渐地离江南越来越远,慢慢地逼近江北。明末清初,长江向北拐弯处淤浅,沙民与江北缺地居民争相围垦,靖江终于成了江北一县。还有启东,清朝晚期,海门厅东南方向出现沙洲群,崇明人争相开垦,说成是崇明外沙。谁知竟并联海门厅,并联处有崇海界河,1928年建为启东县,海门把崇海界河北部的土地给了它,又向海要地,有了今天模样。

也有北坍南涨,时间短一些而已。清末民初,海启交界的南面江中出现沙洲,渐渐地向崇明靠拢。上世纪七十年代,人民公社需要土地,派人筑坝围垦,与崇明相接。从此海门、启东在崇明有了飞地。

沙洲两岸,没有人为因素难以完成。县志记载,“县治初与崇明比邻”;《舆地纪胜》的记载更为具体,“南宋初,崇明东沙在海门廖角汲水”,可见距离之

近。如若当初有人筑坝,崇明就成为海门内地,而不是沙洲,不会飘然而去。崇明后来或近或远,据有关资料,崇明南门港周围土地,系海门坍而复涨之地。

沙洲两岸,抓筑堤时机非常最重要。这个时机,徐文灿抓住了,非常了不起。那是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距今约二百五十年。

徐文灿,奉天铁岭人,正蓝旗军,由监生捐副指挥。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任海门厅同知,不到两月,因病离任,大概身体不能适应,但看到了海门环境的艰难。乾隆三十七年初,复任海门同知。那时,海门是个江中沙洲群,受海潮江水冲击,坍没无常。徐文灿到任首先考察各沙情况,选择于裙带沙建署。徐文灿之前同知,是走读生,假馆通州,管理鞭长莫及,至徐文灿成为常住户,一住就是八年。与官署同时建的有一排横舍,供读书人居住。他又实地勘察长江,由西而来,在厅境西二十里处,与通州隔江而望,略拐弯西北,阔处有二十多里,窄处也有数里远,渐有泥沙沉淀,退潮时有土人涉江而过。徐文灿勘察后毅然决定筑堤,堤长十四余里,约今天补镇东至川港。

所谓堤,实际是江中筑坝,难度可想而知。徐文灿不畏艰难,亲力亲为,选择土民过江处筑堤,于第二年年初堤成,从此通州到海门,由水路变水陆并进,车来人往畅通无阻。从此,海门由江中沙变成半岛之地。

更可喜的是,堤坝南北迅速淤塞成陆,不几年增加良田数千顷。以坝中心为通州、海门东西分界,今南北通海界河是也。通州侧北有川港镇,南有通海镇。通州、海门,不亦乐乎!

更令人惊喜的是,堤成,海门三十余沙,各沙间的水泓迅

速淤堵,不几年海门上沙连成一片,面积翻番,人口成十倍增长,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徐公堤筑,是海门特大喜事,也是南通特大喜事。

徐文灿其人,监生身份,汉人旗籍,靠捐资走上为官之道。以前我以为他也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主,谁知竟看错了。他捐资是为找寻报效国家之事。他第一次来海门就病了,按理说可以改弦更张,至少找一个好地方当官,谁知更坚定了他改造海门的信心。第二次来海门,组合拳来了,办了一系列民生事业。筑堤之后又修文庙、武庙,筑山镇水,八年中,妥妥地把海门建成人间福地,附近百姓以有海门沙籍为荣,于是出现通州人海门沙籍现像。连接壤处的川港人,也大多申领了海门沙籍。如此一个海门父母官,功成便身退。乾隆四十四年,两任八年期结束,朝廷批准他的申请,退休回家,“遂初既赋,囊橐萧然”,拿着八年前的行囊,悄悄地走了。他走后,百姓感念他,立生祠怀念,而他全然不知。十多年后,他的继承人在徐公堤为他立了“徐公堤碑”,百姓委托崇明文人写了“徐公德政碑记”,他也全然不知。徐文灿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他的家乡铁岭县有他海门筑堤的简短介绍,没有生卒年。海门人深深地怀念他,周世康为他著文立传:育成了今日海门丰饶壮美的模样。

其实,以今天眼光看,徐文灿筑堤的意义更为广大。没有他及时筑堤,海门可能像崇明那样仍然漂浮在长江中。没有他筑堤,通州仍然处在长江的胁逼之中。

请看徐公筑堤前的历史记载:

康熙《通州志》记载:康熙十年,余中场运河没于江。通

吕运河运输遂断。

康熙《通州志》记载:康熙十一年,四迁金沙场海门没于江。自此,旧海门归并通州。

康熙《通州志》记载:康熙十三年前,利和镇没江。利和镇原隶通州,后改属海门,随水去了。

乾隆《直隶通州志》记载:乾隆十二年七月,驻河基镇的州同署,被风潮冲塌。分州被毁,后建于通源镇北街。

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乾隆三十三年,潮决五里墩大坝,(余东)城尽圮,仅存四城楼。余东场有两座城,便仓城先被冲毁。

嘉庆《两淮通州金沙场志》记载:乾隆三十六年,江水冲破进鲜港十余里,金沙场大使朱必琳在袁壮港西北五里筑海坝以阳。

不足百年,江水肆虐,分州、县城、大镇、城池尽被冲毁,通州受到了空前的威胁。

乾隆四十年,徐文灿在长江北支筑坝,彻底改变了现状,除吕四外,通州以东地区再没有江水威胁,海门厅在外围捍卫了通州,长江北支成为通州、海门内河,逐渐淤浅,演变为通海界河,两岸滩地变成良田,增田近十万亩。今老通吕公路约为长江最后岸线,南至通海界河,约有田数万亩,全是新增土地。通海界河以南,也有相应土地属海门。

海门,从地理变迁上划分,显德五年建县,康熙十一年归并通州为旧海门;乾隆三十三年设立的海门厅、公元1912年改设的民国海门县、1949年新中国继设的海门县为新海门。在新旧海门中,徐文灿筑坝兴海门厅、捍卫通州,具有莫大的功劳。徐公堤二百五十诞辰将至,我们今天纪念,完全应该,再隆重也不为过。

海门河,最美的家乡河

□孙晓冬

本月6日,周六,适逢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日间骄阳似火,热浪滚滚。今夏第一轮37-38℃的高温着实让人感受到了盛夏的热情。谚语说的“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既生动又形象。

当晚九点,我参加完由湖南大学单泊源教授主持的质量半月谈线上会议后,在浏览微信朋友圈时被海门广电局原副局长、海门电视台老台长朱学远先生用长焦和广角镜头拍摄的海门河景观照惊艳到了,那波光潋滟的美丽景色仿佛顷刻间冲淡了炎炎暑热。

朱局长镜头中的海门河是海门市民倍感亲切和温暖的一条母亲河。它西起通州区的新江海河,东至启东市的三和港,海门境内流域面积1.42万公顷,全长45.7公里,其中海门段39.2公里,是海门“三横七纵”骨干水网体系中的重要一环。1976年,为进一步完善引水灌溉、防洪排涝以及内河航运等需要,海门县委、县政府决定开挖此河,在当年是倾全县之力,历数月而成。因该河是从海门城北擦肩而过,主河道绝大部分在海门境内而得其名。自此,清澈甘冽的河水滋养了沿岸数十万城乡百姓,为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海门河道水网体系的综合治理以及城市持续向外拓展延伸,如今的海门河已经从原来的城乡边界线华丽转身为横贯海门主城区的

中心河和景观河。它与临水而建的10多个居民区共同构建起了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

要说我真正近距离认识和接触海门河,还得从1995年的旧城改造说起。当时海门市对外贸易总公司为改善干部职工的住房条件,借势旧城改造的东风,在通源新村以集资建房的方式建造了两幢住宅楼。由此,时任外贸包场种鸡场场长的我,在海门城区拥有了自己的住房。

旧城改造也使海门河迎来了新的春天。据有关资料记载:1994年6月27日,海门百万人民迎来“撤县设市”的大喜日子,这标志着海门从城镇向城市历史性的跨越。海门市委、市政府以非凡的魄力和远见卓识提出了“经济上规模、环境换新貌、队伍创新风”的三大战略目标。

1995年2月,旧城改造的帷幕拉开了,经过210多个日夜奋战,旧城改造于当年9月15日全面竣工。在7个月中,市区建造新楼223幢,计50.3万平方米,改造了12条主干道、127条后街后巷、新村道路及7万平方米的人行道,设置了3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开通了两路公交车。这一年,海门“跳”过省级卫生城市评比,一举夺得全国卫生城市的桂冠。1996年2月26日,《新华日报》头版以《海门一年大变样》为题,整版报道了海门经验。也正是从那时起,处于城北的海门河随着海门旧城改造和城市发展得以重新规划和整治。

记得1997年,我入住通源新村时,住宅的东北侧还住着不少农户,现在的青海东路以北、嘉陵江路往东一直到瑞江路还是一大片果园和农田。在海门河南侧和丝绸路北侧之间分布着海门丝

厂、海门丝绸厂等多个大大小小的工厂和沙石、木材码头,河的北侧绝大多数是原新海乡的乡村住宅和农田。咱们京海集团几个客户饲养种鸡的鸡舍和厂房也紧靠着海门河北岸。由于工农业生产以及生活污水污染,海门河曾一度“蒙羞”,二十多年前,只要说是海门河里捕获的鱼,没人敢吃,都说有柴油等异味。彼时河岸坍塌,水草丛生,水质恶臭,海门河成了海门的“龙须沟”。

水,是城市的血脉和文脉。

江海相通、沟通纵横的独

特水环境,造就了海门依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历史和文化。

但多年来,海门城区宏伟河、日

新河、通沙河的水体黑臭问题

一直饱受诟病,这些河道也直

接影响了海门河的生态环境。

把这些河道治理好,一直是城

区居民的迫切期望。为彻底解

决海门城区“三河”流域水系

的排涝、净化等问题。除此之

外,还对河道进行清淤疏浚、

生态修复。由此,备受市民关

注的海门城区“三河”黑臭水

体治理工程于2020年12月完

工,整个施工过程,广大市民

给予了大力支持。尤其是顶

管施工创造了海门市政管道

工程历史之最,是管径最大、

难度最高、风险源最多的一次

施工。目前,海门城区“三河”

已实现通水运行,道路、绿化

也已恢复,重现城区河道碧波

荡漾、水清岸绿的生态美景。

海门河生态环境也因此得到

极大改善,两岸居民获得感、

幸福感得到了极大提升。河

两岸的人行步道以及亮化和绿

化工程也得以持续改善,如今的

海门河已经成了海门市民休

闲娱乐、健身锻炼不可多得的

一个好去处。

近三十年来,我作为海门

市民,深切感受到了海门河和

海门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海门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

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代治水方

针。牢固树立并认真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

划发展,准确把握人与水、水与

生态、水与经济社会等辩证统一

关系,全面落实“打造干净的河、

流动的河、美丽的河”总要求,着

力打造水利建设高质量发展海

门样板,成效显著,群众满意。

水是万物之母、生存之本、

文明之源。伴随着海门长江隧

道、北沿江高铁、南通新机场等

交通战略的分步实施以及南北

新城大手笔的开发建设,海门迎

来了历史以来最好发展机遇期,

跨江融合接轨大上海的步伐也

将越来越大。海门河——海门

人民的母亲河,也将必将焕发出

更加绚丽的光彩!

海门名人传(连载)

(上接7月18日A5版)

丁有煜(1683-1764),字丽中,号个堂,别号石可、幼壶、个道人。诗画以“个道人”闻名。丁氏祖居海门。清康熙十一年(1672),海门坍没于江后,迁至永安乡,后徙徐润(今通州区兴仁镇)。父丁腹松,康熙进士,丁有煜系长子,受父影响大。他致力于诗、词、水墨画、书法、篆刻,自成一家,造诣颇深,有“外八怪”之称。他著有《双薇园集》《双薇园续集》和《与秋集》,三部诗集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文字狱中全部遭到焚毁。晚年参与纂写《直隶通州志》。1764年袁枚听说丁有煜去世,叹息道:“个老亡,江北无名士矣。”

诗画双徽树 悲欣个道人

——名士丁有煜

□周世康

长歌当哭悲故县

康熙登上皇位第十一年的时候,即

1672年,他在江苏巡抚马祐的一份奏章

上御笔一批,在历史中穿行了714年的

海门县,被从地图上抹去,代之以一个

小小的海门乡。这一年,狂风挟裹大

潮,铺天盖地,犹如万马奔涌,冲毁海门

南城门,直入大街小巷。幸存的百姓